

張靈甫與王耀武

馬志賢

視死如歸奮勇殺敵

張靈甫名鍾麟，字靈甫，後以字行，陝西省西安人，民國前九年（一九〇三）生，世代書香，爲西安望族，豐額隆準，器宇軒昂，崇拜民族英雄關雲長、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長於書法，喜研經史典籍。民國十二年畢業於長安中學，回鄉擔任教職，不久考取北京大學，因時局不安，乃投筆從戎，參加胡景翼部駐豫軍官訓練團。民十四年，赴廣東，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編入步科，十五年十月畢業，分發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師任見習官，旋升排長，馬廻嶺之役，身先士卒，致右腿受傷，因功調升連長。

十八年，調獨立第十二旅仍任連長。冬，參加討唐（生智）之役，右手臂受傷。十九年，調升第一師獨立旅第二團第三營少校營長。二十年，追剿共軍徐向前部於漫滄關，斃敵甚多。二十一年冬，升同旅第一團中校團附，旋升上校團長。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後，調任陸軍第七十四軍

五十一師第一五三旅第三〇五團團長，參加淞滬抗戰羅店之役，阻敵前進達三個月之久，後轉進南京，保衛首都，戰於中華門外，右臂再次負傷，仍奮戰不退。次年蘭封戰役，擊潰日軍精銳土肥原師團之主力，擄獲戰馬三十餘匹、輜重五、六十車，戰功卓著，升副旅長仍兼團長，九月升旅長。十月，參加江西永修龍古山之役，殲滅日軍一個聯隊，造成萬家嶺雙十節大捷。二十八年三月，馳援高安之役，以戰局危急，親臨第一線指揮，左腿受重傷骨折，經年餘治療始癒，但仍稍顛蹶。以後，其部屬有稱其「張瘸子」者，這與龐炳勳的部屬稱龐爲「龐瘸子」，邱清泉的部下稱邱爲「邱啞嘴」（邱嘴部曾負傷，經治療但留一疤痕）是同一情形，是一種欽敬的暱稱。二十八年六月，升五十一師少將步兵指揮官，二十九年冬，升五十八師副師長，參加長沙會戰。三十年冬，升師長，參加上高會戰，率領所部，奮勇殺敵，造成著名之「上高大捷」。三十一年浙贛會戰，在大洲鎮地區拒敵西進，達成任務。三

十二年六月鄂西會戰，收復公安藕池。冬，參加常德之役，以鉅形攻勢，制敵於漆家河畔，解常德之圍，因功獲頒四等雲麾勳章。三十三年秋，參加長衡會戰，攻抵衡陽外圍鷄窩上要地，蔣公介石譽爲模範軍人，頒贈三等寶鼎勳章，並升七十四軍副軍長。

民國三十四年春，日軍第二十軍團長板西一郎率十餘萬人，全力西犯，欲奪取沅（陵）、芷（江）基地。將軍率部拒敵於雲峰山麓，予敵重創，粉碎日軍攻勢，造成國際聞名之湘西大捷。三十五年四月，升七十四軍中將軍長，並兼首都警備司令，拱衛京畿，以軍紀嚴肅，爲市民稱頌。旋國軍整編。

當時，國防部對陸軍整編第一至十一師等十一個師的番號之賦予，非常重視。七十四軍戰績卓著，計劃編爲整編第十師，但該軍請求保留「七十四」三個字的番號，因七十四軍的榮譽，是他們數以萬計之同胞們的血汗和生命換來的。國防部准其所謂，張靈甫任整編七十四師中將師長，十二月，獲頒三等雲麾勳章。

七十四軍，是中日八年戰爭，參加戰役最多的一個軍。在七十四軍這個番號下，流血甚至犧牲寶貴生命的中華男兒，數達三萬人以上，這個軍在保衛國家獨立、民族生存的神聖戰爭中，作了重大的奉獻，是其他多數部隊望塵莫及的。今

紀念張靈甫將軍

王成聖

華山雄宇內，靈氣毓瑰奇。儒將無雙士，鐵軍第一師。
成仁兼取義，報國自忘私。碧血千秋壯，英名萬古垂。

特將其成軍經過及參加之主要戰役稍作介紹，藉申崇功報德之義，對暴屍異鄉或葬身萬人坑的無名勇士們，致崇高敬意。

血肉長城虎賁萬歲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日軍佔領瀋陽，旋侵佔東北三省全部，日本軍人氣焰高漲，干政情形，日趨嚴重，以後，日本首相人選，多受軍人左右，侵略中國的步調，亦更積極。我國政府也已警覺，對日戰爭無法避免，惟當時軍力與日軍太懸殊，只有忍辱負重，爭取時間，暗地從事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準備工作：

軍事方面，在漢口成立陸軍整訓處，陳誠任處長，計畫整訓六十個師，以備對日作戰。整訓過的師，稱為調整師，但整訓只約半數，即因七七事變爆發而停止。這些整訓過的師以後多擴編成軍，如第一軍胡宗南、第二軍李延年、第十軍李玉堂、十八軍羅卓英、五十二軍關麟徵、七十四軍俞濟時等部皆是，這些部隊與宋哲元之二十九軍及孫連仲部等，是八年抗戰期間，國軍的骨幹部隊，他們分散在各戰場，多有良好表現。抗日戰爭後期，日軍侵略重點，指向湘、鄂，所以這一地區大會戰次數多，雙方動員部隊亦多，爭戰更形激烈。戰前經過整訓的部隊，在這一地區作戰，表現最突出的是，第十、十八、七十四等三個軍，第十軍於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八日，死守衡陽四十二天，官兵傷亡殆盡。以後雖在漢中又整補成軍，但元氣大傷，戰力大不如前，而十八軍、七十四軍則愈戰愈強，故日本

投降後，戡亂時期與由原機械化部隊擴編之第五軍及美軍在印度援助訓練完全美械裝備之新一、新六等五個軍，共軍稱是國軍五大主力。共軍對這幾個軍，是既恨且敬又畏懼，而這幾個軍的軍長，以後均成為國人皆知的人物，他們是邱清泉、張靈甫、胡璉、孫立人、廖耀湘。其中邱清泉、張靈甫均兵敗自殺成仁，廖耀湘於三十七年十月錦西戰役兵敗被俘。孫、胡則來臺。

七十四軍轄五十一、五十七、五十八等三個師，自成軍至孟良崗戰役全軍覆沒，先後四任軍長，均是知名人物，第一任軍長俞濟時，升任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以後任侍衛長多年。第二任軍長王耀武繼俞濟時升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再升第四方面軍司令官，三十七年九月，濟南陷共時，王耀武是山東省政府主席兼第二綏靖區司令官再兼山東軍管區司令。第三任軍長施中誠，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是一位好好先生，曾任第二綏靖區副司令官，名氣稍弱，但他的妹妹則相當出名，即是為父報仇，在天津佛堂眾目睽睽之下，槍殺孫傳芳之施劍翹。第四任軍長即張靈甫將軍。

七十四軍，在抗戰期間，多隸第六戰區，並曾支援第三、九戰區作戰。三十三年冬，又編入盟軍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部第四方面軍戰鬥序列，轉戰湘、鄂、浙、贛諸省，這四省地區，歷次大會戰，七十四軍無役不與，且均擔負主要作戰任務，戰功赫赫，尤以常德、芷江二役為最。三十二年十一月，日軍大本營為牽制盟軍反攻緬甸作戰，命其支那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攻常德，畑

俊六令其第十一軍軍長橫山勇，指揮第三、十三、六十八、一一六等四個師圍奪取湘北要地——常德。

國軍勁旅七十四軍所屬五十七師余程萬部奉命防守常德。該師自十八日開始保衛戰，先在外圍作戰三天，於城郊激戰五天，守城二天，城破巷戰三天，後又在殘餘陣地中作碉堡及逐屋爭奪戰二天，至十二月三日常德失守，共計作戰十五晝夜。彈盡援絕，陣地全毀，戰鬥慘烈異常，全師八千五百二十九人，最後突圍出來的，只有三百二十一人。這是八年抗戰，最光榮而壯烈的戰役之一。

當時，英國倫敦新聞記者，根據圍城中二位美國空軍人員所見，報導說，華軍五十七師保衛常德的故事，是戰史上的一個最光榮最驚險的插曲，守軍彈藥逐漸用完，依賴美軍第十四航空隊空投的有限彈藥繼續作戰，最困難的時候，守軍將陣亡將士的軍服脫下，穿在稻草人身上，豎在陣地上，以欺騙日軍，因距離遠，日軍無法分辨真假。空投彈藥不足用，槍砲無法發揮威力，守軍搜集城內民間之木柄鐵矛，發給守城士兵，用以刺殺爬城攻擊的日軍，當常德城內的房屋被日軍大砲全部轟毀時，他們仍能將爬牆攻城的日軍，從硝煙瀰漫的雉堞上，倒擲下去。日軍無法進攻，只好把手榴彈綁在竹桿上，向城牆內投擲，有的日本兵一腳踏上城牆時，就被守軍用長矛刺死，城內的戰鬥，愈進行愈激烈，最後有以手相格，及頭撞牆作必死之血戰者。

日軍一一六師團一三三聯隊長黑瀨平一所寫

「常德戰鬥經過概要」中有：日軍第十七軍司令官，以常德守軍堅強抵抗，下令放火燒燬房屋。二十七日，黑瀨平一率部迫近北門二百米地方，二十八日，用重砲猛射通霄，拂曉，派決死隊爆破城門一角，急用竹梯和繩梯爬城，一步一步的向前推進，在十米、二十米的近距離內作肉搏戰。十二月一日，常德守軍仍繼續「必死的抵抗」，日軍發傳單，向據守民房的守軍勸降，守軍不理。二日，城內西南方的守軍，仍在猛烈抵抗。常德城內起火數十處，日軍官兵的臉都被照成紅色，大砲對據守一隅的守軍轟擊。三日，日軍佔領常德。四日，東京朝日新聞，刊載戰地電訊說：「悽愴：常德血之攻略七日間，黑煙冲天，紅蓮之焰。」

上述二項，一為盟軍人員所親見，一為敵人參戰高級指揮官親身之體驗，二者均是目睹的見證人，應該都是實情，不會是蓋的。五十七師官兵為保衛國家民族，英勇作戰，視死如歸，作必死戰鬥，為國捐軀之精神，真令人欽敬，可與張巡之部屬比美。

常德保衛戰危急時，軍事委員會命第九戰區派兵解圍，援軍於常德失守之次日全部到達戰場，開始反攻。九日克復常德，日軍總退却，這時日軍大本營，以中美空軍又開始空襲臺灣新竹，命支那派遣軍部擬定計畫覆滅中國西南空軍基地及打通大陸縱貫鐵路計畫，同時，要求盡力佔領常德，但橫山勇仍按原計畫撤退。日本大本營很不滿意，畑俊六要橫山勇重加考慮，再奪回常德，橫山勇認為此次作戰損失不小，部隊已很疲勞，

建議俟明春再攻常德。

畑俊六等人在南京，看到橫山勇的電報，都很驚愕激怒，認為是統率上的大事件；東京大本營亦急派第一部長真田飛南京，要求畑俊六慎重處理佔領常德問題。畑俊六派其參謀長松井飛抵前線（觀音寺）和橫山勇面談。松井十八日飛回南京報告說這次常德作戰，中國軍防守很堅固，日軍傷亡很大，總兵力五萬人，陣亡一千二百七十四人，負傷二千九百七十七人，現在奪回常德，很難作到。畑俊六始准十一軍繼續撤退，至二十四日，恢復戰前原態勢。日軍經過近月苦戰，傷亡四千二百五十一人，只佔領常德五天，日軍敗態已顯，不復往昔要到那裏就打到那裏，那樣隨心所欲，得心應手了。

德山雄據常德東南方，可以瞰制沅江，而此江流經常德。故欲佔常德必先佔德山，當日軍攻佔德山時，蔣委員長曾下令：「常德如失陷，應由第十軍、第七十四軍負完全責任。」第九戰區司令官薛岳再令第十軍：

「茲再限第十軍卅（日）晨確實攻佔德山，以解常德之圍，如再違誤，常德失陷，應歸該軍負責。」

所以，這二個軍這次作戰特別堅強勇敢，不惜犧牲，官兵個個均置生死於度外，對敵死戰不屈。而第十軍奉命解圍，於三十日奇襲德山得手，日軍反撲，往返爭奪十餘次，下午六時始確實攻佔德山。十二月一日，日軍又反撲二次，均被擊退，惟第十軍一九〇師師長孫明瑾及參謀主任均陣亡，副師長及參謀長均負重傷，全師官兵只

留下六百多人，其他都負傷或為國捐軀了。

五十七師防守常德時，代號是「虎賁」，戰後，鴛鴦蝴蝶派小說作家張恨水，依據戰役經過寫了一本小說，書名：「虎賁萬歲」。

宋子文惡補王耀武

三十四年二月初，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兼駐華美軍總司令魏德邁將軍，由各種跡象判斷，日軍必將進攻湘西芷江，因芷江飛機場為中美空軍在華中惟一的大基地。魏德邁認為不能失守，決定協助集中力量保衛。

日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命其第二十軍團長板西一郎，指揮三十四、四十七、一一六等三個師團，於四月八日發起攻擊，企圖奪取芷江空軍基地。芷江地區由第四方面軍王耀武部防守。計有十八、七十三、七十四、一百等四個軍。這幾個軍當時，只獲得了部份美式輕武器及三百七十九名美軍人員協助，但士氣已大為提高，堅強阻擊日軍，並主動反擊。十七日，日軍一一六師團的一個縱隊，進攻到放洞地區，七十四軍英勇的予以包圍攻擊，砲兵與空軍亦協同猛轟，日軍一一六師團損傷極大，雖經增援，但態勢對日軍仍極不利。二十九日，我國美械裝備並曾在緬北擊潰日軍精銳第十八師團之新編第六軍，已有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人飛越駝峯，空運到芷江，即將參戰。

新編第六軍軍長廖耀湘曾豪邁的說：「其他軍都調開，讓我一個軍來打。」日軍察覺有被擊潰之虞，其第六方面軍認為繼續作戰，徒然增加

傷亡，影響以後繼續作戰。五月八日，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松井太郎視察前方後回南京，報告岡村寧次，即下令停止作戰，各部隊撤退至原防地，這是日軍侵略我國最後的一次大攻勢，此役，七十四軍戰功最大。

這一役，是魏德邁要裝備、訓練中國軍隊一大考驗，美軍發覺，如有充份的給養補給，中國軍隊可以堅強的打擊日軍。芷江戰役，第四方面軍只獲得了極有限的支援，表現已非常勇敢，這次作戰，王耀武打得名揚國外，因美國戰地記者

，經常有消息拍回國內，注意戰爭發展的美國人都知道中國有個王耀武。外交部長宋子文因公赴美，即有美國人與他談及王耀武如何如何，然王耀武原本無大名氣，宋子文對他毫不瞭解，無以為答，宋子文回國後，即惡補王耀武。

抗戰飄雷沉敵艦

(本文插圖刊第44頁)

段建嵩

皖南佈砲晨曦揚威

民國卅一年筆者任國軍五十二師一五五團團長守備皖南繁昌銅陵一帶防地，面對長江荻港魯港兩處港口日軍運輸頻繁艦船來往不斷，上級針對敵情交下兩種任務：

(一)掩護砲兵邀擊敵艦，及佈放飄雷炸毀敵艦

。敵人自佔領武漢後在未打通粵漢平漢路以前，長江運輸非常重要，完全靠水路補給，故運輸頻繁，日夜艦船航行，我統帥部，為打擊敵人補給線配屬本團下夫門式山砲兵一連，計有七五口徑砲四門，射程九千碼，破壞力強大，每砲用擔架抬運，到達陣地再行組合，廿分鐘之內即可開始射擊，極為迅速，時在秋天八九月間，本團奉命後即派一個步兵加強營先乘黑夜推進江邊，選好砲兵陣地，並於陣地兩旁各以步兵一連佔領陣地掩護，再於後邊高地佈置重機槍迫擊砲，並以步兵一連作預備隊，四門山砲平行對江心，時天

已快亮，只見一條黑影由下流駛來，一定是敵船，說時遲那時快，一聲令下，四門山砲對準黑影一齊發射，一時砲聲隆隆，火光滿天，十分鐘之後，黑影在旋轉移動，已不能前進，此時荻港敵人已發覺天已大亮，我已撤退至安全地帶，自此之後，敵艦不敢夜間航行，被我砲擊之船是一艘運輸船，業已沉沒。

敵艦爆炸無一倖免

(二)佈放飄雷。一日突接師長電話說：「有海軍

佈雷隊一組，要在長江中佈放飄雷，貴團派兵掩護，馬上送他們到團部。」當天下午一位海軍中校組長率領官兵六人民夫二十人抬四個水雷及零件來到團部，我當召集營長與他們見面並開會決定派第三營長張劍華率全營擔任掩護，並派田副營長帶人先前往偵察佈雷地點及其他準備事項，第二天所派人員已回來報告，魯港南邊五六里處有一小河溝直通江心，並已僱好兩隻民船放蔭蔽處

等候使用。

我即將全部情況告知海軍中校並將民夫換成輸送連士兵，由馬連長親自率領，當晚出發，十二時已到達魯港南邊與偵察人員會合，民船兩隻，一隻裝水雷一隻載人員，在兩邊及重要道路上警戒掩護，將船迅速駛入江心，再將水雷放下（上蓋有草皮、破麻袋等偽裝）任其飄浮，該項水雷有二百公斤重，如五十加侖汽油桶大小，四面有觸角，船艦碰到即行爆炸無一倖免，天未亮即佈放完畢安全回防，敵人均未發覺，過了一個禮拜長官部電話，據蕪湖我方情報人員報告，有敵人一艘兵艦在魯港江面爆炸沉沒，上峰會對此次佈雷傳令嘉獎，張營長並記大功一次。

以上是抗戰期間掩護砲兵邀擊（註）敵艦佈放飄雷經過詳情，亦抗戰中對付敵人的另一種作戰方式。

註：邀擊，把敵人艦船邀請出來予以砲擊，亦可稱謂狙擊。國防部命令為邀擊。